

■ 安庆影像

战争中的劫难

何传友

上个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是日本侵华猖狂时期。国内,国共之间的武装摩擦也时有发生。父亲和祖父辈们受战争和摩擦之痛是常有的事。虎壁山祖家老屋虽远离喧闹的城区,地处三县邻界(潜山、桐城、怀宁)。祖辈们迁徙至此本想图个远离是非,平安无求,世外桃源的生活。可当时,天下乌鸦一般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据父亲在世时说,家里刚把新四军5-6人饭烧好,战士们还未扒上两口,岗哨兵突然进屋报告,说是国民党军队已有两个排的部队正向虎壁山扑来。战士报告时,国民党军离我们家祖屋不足1小时的路程。我的祖父急忙召唤父亲引导新四军撤退。父亲当时年少,身材矮小,但很机灵。他按照祖父的吩咐,机智地引导新四军越过虎壁山尾部的几座山坳,沿着蛇形山岗到幸福大沟最窄处边缘,目送新四军跃过大沟朝着大沙河山区方向去了。父亲赶紧抽身回家,发现大人们正忙着将刚做的饭菜全部倒进门前的竹园里。竹园里放些细草和稻草之类,以遮人耳目。有的饭菜直接埋进菜园地里,不留一丝痕迹。“国军”进门时,一番盘问,没有发现什么。可国军大佬们的饭还是要做的,弄得我们祖父们全家又得忙上忙下。这种情况不止一次。

1945年前,日本兵抓人,国民党军抓壮丁。百姓家中的青壮年男子,白天不敢在家蹲,晚上要睡在死人棺材旁。父亲的命在那个时期也差点送掉。一年冬天,村里保甲巡村,父亲回家拿点吃的,保甲发现了,如获至宝似的,立即叫他的手下将父亲捆绑住。保甲穿着黑色花纹上袄,手里握着皮鞭。皮鞭的头与鞭根弓连着,捏在保甲手中。“捆紧些,防止

逃掉。”保甲不紧不慢地吩咐着随从。“晓得,晓得。”随从笑眯眯地应答。“晚上有杯烧酒喝了。”随从高兴得合不拢嘴。这次保甲巡村收获还不小,一共在村里巡到了5-6位“壮丁”。保甲防止抓到的“兵”逃跑、溜掉,除将每个“壮丁”五花大绑外,还把绳子套在每个壮丁的手腕上,连成一起,并把绳子另一头拴在自身腕上。集中送往源潭铺上面有个叫岭头村的地方统一“体检”。被抓,挣脱、大骂之类是无济于事的。父亲被捆绑押走在保甲前面,单独由保甲赶牵。按照保甲意思说“照顾小个子”。

“要死大家一起死,死不了也弄得个惊天动地,天翻地覆!”父亲心里暗暗地想着。待走到大沟险要深水处,父亲横直一条心。他突然发力猛地将手绳一紧缩,再忽地一松,再猛地一拽,向沟方向一甩,哗,保甲和父亲同时掉进大沟水里。保甲在水里扑哧扑哧拍打着,嘴里不停地骂骂着:“何长子,长子,你这个小鬼,待会等我上岸后,看我怎么收拾你!”保甲两个随从,见此情景,站在沟埂上哈哈大笑,不时揶揄道:“这下长子可长不了。”父亲很机灵,在河边长大,懂些水性。他踩着大沟里的水,顺着水流向下漂游着,在沟水平缓处找准机会爬上了岸。随后保甲也被随从拉上了岸。保甲顾不得换身上的衣服,用凶恶的眼神睥睨着父亲,嘴里不停吐出一些骂人的脏话,随手抽出束扎在腰间的皮鞭,向父亲猛抽过去。同时,保甲也向刚才大笑的随从猛抽一下,“混账东西,老子掉进水,你还好意思笑?”保甲继续抽打着父亲。父亲用一只手遮抱着头,随保甲抽打,一声不吭。保甲抽打了一会,感到身子有些哆嗦,支撑不住,赶紧吩咐随从找附近人家换了干衣,继续牵着“壮丁”,赶路。

到了岭头村新兵“体检”营,父亲因遭了毒打,全身又潮湿,身上不停打抖。他双手抱头躲在营房的一旮旯角落里,一声不吭,不吃不喝,隔一会就申请要上厕所,拉肚子。看此状况,一位带兵模样的“官人”瞅了瞅父亲,随即对保甲说:“这小鬼有病,放他回去。”父亲这次可谓虎口脱险,死里逃生,否则也就没有后来的我们了。

■ 流年碎影

青春那年的商场

施小军

此刻,他站在市中心那个鼓楼的下面。

当年找了个肚子痛的借口溜课后,他一样站在这里,往北是一条河。在河边,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摊贩,夜晚的时候摊位上会挂起一个电瓶灯,让南来和北往的人挑选,慢慢地就形成了河边夜市。他在夜市溜达时,买过太阳镜,香港电影里大佬戴的那种;买过收音机,说是听BBC学英语,却大多用来听南京台的“音乐流行时”、扬州台的“夜色温柔”;更和同寝室上铺的猴子,一起买过透着白骷髅头、带金属扣的黑T恤衫,然后在学校



向阳 何红 摄

旧体育馆舞厅灯光下显摆,还自认为很潮很时尚。

夜市逛累了、热了,便走去商场里面蹭个冷气、纳个凉。门是玻璃的,手推着旋转,洋气得很。不过看门的,眼神却不太友好,跟他老家邻居养的大黄一样,审视到让人心里发怵。他下意识地拉下衣服,挺挺肚子,再昂首阔步地走进去。等逛到肚子饿了,就要出去了,看到商场里面的西餐和顶楼的美食广场,虽很想一试饕餮盛宴,但摸摸口袋,就有自知之明了。还是校门口小陕西的干拌面,最多再加个煎鸡蛋,与穷学生更搭。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他大三,放假前夕,高他一个年级,已经工作的海龙同学到城里办事,来看他。

海龙是大学时在文学社结识的,后来成了兄弟。这次见面,两个人互叙分别后的经历,大都是他听,海龙讲。毕竟工作后的天空,要比象牙塔内更辽阔,更精彩。听到波澜壮阔之时,他喉咙情不自禁地咽了下口水。

为了掩饰尴尬,恰好又到了饭点,他起身,约海龙去大学附近的美食街,那边自河边夜市成规模后,也慢慢形成了美食一条街。去那里,可以烫一些串串,弄个宫爆鸡丁、山药精片和海带炖排骨啥的,再来几瓶啤酒。这也是学生会聚餐常来的地,且价格也实惠。但海龙手一挥说,今天不吃串

串摊了,哥请你吃大胡子骨头汤。海龙这可是大发了,火锅自助餐唉,一个人且要59块大洋,够他一个礼拜的生活费了,平时路过几次,愣没敢进去正儿八经地瞅过。

吃完午饭,他和海龙溜达去逛商场,还排队乘了一下新装的透明电梯,上升的途中还能俯瞰城市的街景。不知是啤酒的原因,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两个人很是兴奋。在送海龙上公交车前,他站在市中心的鼓楼下,指着商场顶楼说,等我工作了,请你到那个美食广场大吃一顿。

第二年,商场改造,扩容,楼上的美食广场取消了,这个饭,高低没有吃成。

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新录取的MBA学生进行素质拓展,体验从团队的破冰到培养互助信任,再建立合作共赢的理念。在职研究生的背景,一般都是五花八门,或银行,或工厂,或房地产,或商业销售。除了大学的教师外,需要外聘一些职场达人来上职场课。学生在室外拓展,老师们在室内开会,领导宣读外聘导师的名单,他听到,当年溜达散步的商场名字。忽然一愣,这个熟悉却又遥远的名字。

是啊,多久不曾去过鼓楼的这个商场了。他送孩子上学,多少次从旁边路过,多少次在路口等红灯时,担心迟到就不停抬头看对面钟楼的时间,但几乎没再进去过了。购物,常在对面更有名的那家,或者网购物,却忘记要去商场逛一逛了。当年蹭了不少冷气和暖气,便挑了件风衣,价格不菲,算是补给商场一张票吧。

二〇一二年的秋天,同学们线上聚会,大家纷纷晒出旧照片,其中便有当年城市地标的这个商场。关于商场和青春,他用一首诗送个行——

那一年认识的城市

是扛着的编织袋和8路公共汽车

那一年认识的城市

是旧礼堂周末晚上的快三和慢四以及遥不可及的蹦嚓嚓和迪斯科

那一年认识的城市

是语音室里听到吐的英语听力是校外小陕西加不加煎鸡蛋的干拌是陶研会、文学社和晚报的校园诗歌

那一年认识的城市

是一夜无眠的图书馆楼顶是河边自发形成吃喝玩乐购的夜市是电动游戏城和商场顶楼的美食广场还是老兄弟毕业回来请的大胡子骨头汤

那些年的城市

你我的青春一声叹息

